



——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别给凶手起外号 4

记忆空白区

莫伊莱/著

“罪恶，总是披着各色华丽的外衣，令人难辨真伪。侦查，需要一双火眼金睛，去发现意料之外的真相。”

APTITUD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 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别给凶手起外号 ④

记忆空白区

莫伊莱/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空白区/莫伊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3
(别给凶手起外号·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ISBN 978-7-5396-4706-7

I. ①记… II. ①莫…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195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策 划: 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 岑 杰 张妍妍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梦中杀人	1
第二章	冤无头	7
第三章	债无主	13
第四章	受气包	19
第五章	寻找死者	25
第六章	失踪	31
第七章	惊现尸块	37
第八章	寻尸	43
第九章	头颅	49
第十章	疑点	55
第十一章	通话记录	61
第十二章	数字盲	67
第十三章	似是故人	73
第十四章	恶念	79
第十五章	压抑和爆发	85
第十六章	精神病家族史	91
第十七章	从狂躁到颓废	97
第十八章	希望破灭	103
第十九章	谎言	109
第二十章	被拒	115
第二十一章	纠结	123
第二十二章	精神病院	129
第二十三章	催眠	135

第二十四章	邻人所述	141
第二十五章	刻意而为	147
第二十六章	验尸报告	153
第二十七章	变卦	159
第二十八章	噩梦	165
第二十九章	尝试催眠	171
第三十章	失败	177
第三十一章	恐惧症	183
第三十二章	有猫腻儿	190
第三十三章	自我标榜	196
第三十四章	脚印里的蹊跷	202
第三十五章	以毒攻毒	208
第三十六章	无心插柳	214
第三十七章	推翻证据	220
第三十八章	恨屋及乌	226
第三十九章	戳穿	232
第四十章	乌龙	238
第四十一章	实情	244
第四十二章	打开天窗说亮话	250
第四十三章	真相假象	256
第四十四章	田蜜的小手段	262
第四十五章	前因后果	268
第四十六章	神秘朋友	274
第四十七章	丰收院	280
第四十八章	目击者	286
第四十九章	安能辨雄雌	292
第五十章	自杀未遂	298

第五十一章	以毒攻毒	304
第五十二章	再次失忆	310
第五十三章	镇静剂疑团	316
第五十四章	区别待遇	322
第五十五章	放与不放	328
第五十六章	录音记录	334
第五十七章	情绪波动	340
第五十八章	精神刺激	346
第五十九章	反常	352
第六十章	旁观者	358
第六十一章	落井下石	364
第六十二章	测试	370
第六十三章	最后一问	376
第六十四章	答案	382
第六十五章	幸福的距离	388
第六十六章	恢复记忆	394
第六十七章	用药史	400
第六十八章	梳理	406
第六十九章	人心人性	412

第一章 梦中杀人

春节才过去没多久，天气依旧寒冷，只是似乎春节一过，春天的脚步就变得急切起来，除去早晚寒冷依旧之外，白天C市大多数时候都被和煦温暖的阳光笼罩着。

节日气氛还没有完全淡去，街头巷尾的对联、福字儿还红彤彤金灿灿，除了上班族，大、中、小学的学生们也都还在享受着接近尾声的假期时光。

陆向东是上班族，但是他的职业性质给了他和学生一样的作息时间。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这个晴朗的早晨，一个人泡了杯茶，坐在面对落地窗的单人沙发上，独自享受静谧。

小茶几上的茶杯袅袅地冒着热气，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清幽的茶香弥散在空气中。陆向东的膝头摊开着一本书，他一只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的手指托着书页，似乎是要翻书，这个动作却又一直定格在那里，不曾继续下去。

他双眼看着窗子，虽然窗子上满是氤氲的水汽，根本看不到外面，可他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态，思维早已经不知道飘散到了哪一层空间。

他时不时地忽然皱起眉头，过了一会儿，紧皱的双眉又慢慢放松，似乎心中想到了什么。表情不见改变，眼底却多了一

抹温度。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室内的沉静。陆向东皱了一下眉头，伸手从一旁捞过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来电显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与其说是发愁，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认命。

“喂，”他按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畔，“什么事？”

“喂，陆向东吗？你快点来公安局一趟！快一点啊！”田蜜急不可待的声音从听筒里面传来。

陆向东一声不吭。

田蜜在电话那头因为他的沉默而疑惑起来：“怎么了？你今天有事要忙吗？”

“没有，但我不知道你这么急着叫我，是怎么回事。”

“没事就别啰唆了！赶紧过来再说！找你当然是重要的事啦！好啦好啦，快点嘛！一会儿见面再说！”田蜜急吼吼地丢下最后一句话，连陆向东的回复都不等就仓促地挂断了电话。

陆向东看了看已经断线的手机，摇了摇头，合上膝头的那本书放在茶几上，起身去换衣服准备出发。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墨窦问田蜜。

田蜜点点头，脸有些发烫。墨窦似乎有点察觉，冲她微微一笑，一指另一边：“那你先等着，我瞧瞧那边的情况去。”

结束了连环奸杀案的侦破工作，很快就是春节假期。田蜜一家四口回老家去过春节，陆向东的春节是怎么过的，田蜜也不知道。她受伤的事惹得田妈妈大发雷霆，批评她冒险冲动不会保护自己，加上她的嗓子说话不方便，整个春节假期都处于田妈妈的视线范围内，随时监督：不许到处乱跑，不许多说话，养好身体和嗓子。

所以这段时间里她和陆向东唯一的联系，就只是在除夕的

时候，田蜜发了一条很有趣的祝福短信给他，但是他没有回复。

虽然并没有间隔很久很久，现在坐在办公室里等陆向东到来的田蜜却情不自禁地有些紧张。

陆向东救了自己一次，想起当日的情形田蜜就觉得心脏在胸腔里乱跳。

她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当时的担心和焦急，尽管那个时候自己也一片慌乱，却也没有因此而忽略了他眼中的心疼。

或许真的如王纯所说，自己对于陆向东而言，是与众不同的？

果真如此，他此前为什么又会冒出扯平了一类的话？

时间在田蜜胡思乱想的时候悄悄滑过，等她回过神来，陆向东已经到了。

“找我来什么事？现在可以说清楚了吧？”陆向东一边脱掉外套，一边问，态度自然，并没有任何与以往不同的情绪掺杂其间。

田蜜一时间心里头竟然感到有些失望，原本以为共同经历了那么惊险的时刻，现在再次见面应该会有所不同，却没承想陆向东的态度依旧仿佛一碗白水，淡淡的，无色无味。

这个男人，她还真的是从来就没弄懂过。

“是这么回事，我们这里刚才来了一个自首的人，但是情况很奇怪，一来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助，二来，我觉得你应该会感兴趣。”田蜜也收敛起自己的个人情绪，认认真真地和陆向东谈起公事。

“那就说说吧，什么情况？”

“走吧，我带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让我说，我还真说不清楚。”田蜜伸手朝会客室方向一指，和陆向东一前一后朝那边走去。

一进会客室，只见田阳和墨宴正和一个年轻男人面对面坐着，两个人都一脸的困惑。年轻人则明显地瑟缩，抱着怀浑身微微颤抖，脸色白得好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

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套头衫，衣服上斑斑驳驳满是些暗褐色的污渍，下身的运动服裤子也是一样，只不过因为颜色较深，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在他脚边扔着一个敞开口的单肩背包。

“陆博士，你来了！”田阳和墨宴看到陆向东进来，纷纷和他打招呼，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也侧过头偷偷打量了他几眼。

陆向东不去看那个年轻人，只对田阳他们点点头，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问：“怎么回事？”

“这个小哥们儿今天早上跑来说要自首，说自己杀了人。”墨宴朝年轻人努努嘴，轻声说。

陆向东微微挑起眉毛，对这样的答案表示不理解。

显然，如果只是单纯的自首，田蜜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一大早就把自己叫过来。

田阳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他不知道自己杀了谁，也不知道尸体在哪里，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接到任何相关报案。”

“我真的杀人了！”年轻人见田阳的语气里带着怀疑，有些急切地说，声音几乎带着哭腔了，“不然的话，我的衣服上怎么会有那么多血？我房间的地上为什么会扔着一把刀？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杀人了，可是我什么也记不得！”

“失忆？”陆向东皱了皱眉头，问年轻人。

年轻男人点点头，随即又摇了摇头：“差不多，我患有一种叫作‘短暂性完全遗忘综合征’的病，昨天晚上正好是我发病的时候。”

他口中说出来的名词，让田蜜他们三个警察都流露出迷茫的表情，不约而同地看向陆向东。

陆向东听到后也愣了一下，缓缓地点了点头：“这个病我倒的确听说过，很罕见，在此之前还没有见到一个实际病例。”

“你是医生？”年轻人一听陆向东知道自己生的怪病，似乎瞬间对他产生了一种信任和依赖，“我生这个病有好多年了，看过的医生都说大概是脑垂体的问题，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治疗。”

“这个‘短暂性完全遗忘综合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田阳忍不住问。

陆向东对他说：“患有这种罕见疾病的病人，会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忽然失去记忆，对原本熟悉的生活和人或者完全遗忘，或者仅存有极少的一点点记忆。比方说，只能依稀记得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这种失忆只是暂时性的，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又恢复记忆，但是恢复记忆之后，‘失忆’期间的经历却完全无法留下印象。”

说完，他问年轻男人：“我说得对吗？”

“对！就是这样的。每次发病的时候其实就像梦游一样。”年轻男人有一点激动，这种病似乎是他的苦恼，终于有人明白，让他很高兴，然而眼下的情形却又无法让他开心起来，“我一直对自己的这个毛病很恐惧，因为我完全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发病，发病之后又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每次发病恢复后，我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在发病期间做出什么过格的事情，闯了大祸。没想到，担心了这么久，这次真的应验了——我‘梦’里头把人给杀了！”

说着，他痛苦地拉扯着自己的头发，五官因为苦恼而皱成一团。

“你叫什么名字？”墨窦问，“家住哪里？你这一次发病的时候，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我叫年拥军，家住在福镇，房子是租的，自己一个人住。”年轻人说，“我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不记得自己这次发病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什么人，我只知道自己醒来的时候身上穿着带血的衣服，地上还丢着带血的刀。”

说着他指指脚边的包，显然，刀被装在那里面。

“那把刀，”说到这里，年拥军又开始颤抖起来，“是我平时用的，我在一个小饭馆儿帮厨。我觉得我杀人了，我想自首，求你们帮帮我！”

田阳他们几个面面相觑，看看陆向东，见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质疑，只好稍作考虑之后，由墨窦带着年拥军去做一下取证，看看他身上、那把菜刀上的红褐色污渍到底是不是属于人类的血迹。

第二章 冤无头

墨窦把年拥军带走之后，田阳也很识趣地找了个借口躲了出去，眨眼的工夫，会客室里只剩下田蜜和陆向东。

田蜜觉得自己纠结极了，不知道是因为以前几乎每天都见面的缘故，还是因为经历了那件事之后，两个人的感觉似乎发生了一点潜移默化的改变——至少她自己是这样的。总之现在再见到陆向东，她很希望自己能和他谈些什么，未必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一个借口，能和他说话而已。

这原本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此前别说是说话，就算是唇枪舌剑的小争执，或者你来我往的抬杠，都会很轻易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可是现在，她连开口都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说什么，又怕自己表现得太过热切明显，一旦换来个冷冰冰的回应，会变得很尴尬。

“看样子嗓子好得差不多了？”沉默了一会儿，陆向东先打破沉默。

田蜜正一个人胡思乱想，冷不丁听到有人说话，吓了一跳。

陆向东发觉田蜜猛地一抖，脸色立刻冷凝起来：“你有没有什么障碍？如果有的话，我虽然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但或许能够帮得到。”

“我没事，真的。”田蜜明白他没有直接说出口的意思，知道他是怕自己经过了杨远帆的那件事之后，会对其他人，尤其是异性产生畏惧和心理障碍，“我刚才就是走神儿了，所以被吓了一跳，要不然的话，我哪还敢来上班啊！公安局里哪儿哪儿都能看到男人！”

田蜜说得很轻松，完全是一副开玩笑的语气。陆向东听了，也稍微放松了一些，却依旧没有露出半点儿笑容。

田蜜也发觉他格外阴沉，又猜不出为什么，隐约觉得和自己有关，为了不变成炮灰，索性忍着好奇，不去问。

“哦，对了，我妈让我向你道个谢，说回头找时间，请你到我们家吃顿便饭。”停了一会儿，她终于想到了说什么来岔开话题。

陆向东的表情因为她的这句话更加严肃了，语气也不自觉地加重了许多：“之前看你好像一只病猫一样，没好意思说，你好歹也是个警察——中国警察，学的哪门子个人英雄主义？那种时候，为什么要留了个短信给我就一个人跑去？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很莽撞也很白痴吗？”

田蜜的脸骤然涨红。被陆向东这么劈头盖脸地数落着，心里头有点不是滋味，可偏偏人家说的话又句句在理，并非毫无依据地横加指责，这让她有些哑口无言。

不过就算再无言以对，她也还是想替自己申辩几句：“我没有学个人英雄主义，那天师兄和我哥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需要处理，我怕影响到他们工作。而且，我打给你，你没接，我还记得给你发了个短信，把自己的去向和原因很详细地告诉你，这也不算很莽撞了吧？”

“连是不是对方设下的陷阱都不知道就冒冒失失地跑过去，这还不算莽撞吗？”

“我不是没想过，但是又怕万一窦秋明遇到什么事，比如杨远帆想要害了他，佯装畏罪自杀之类。那个案子已经死了四个人了，我不希望看到有第五个受害人。”田蜜说出自己的理由。

陆向东似笑非笑，鼻子里轻哼一声：“所以你就自己跑去毛遂自荐成为第五个？到现在，回头看，你后不后悔？”

“不后悔，至少抓杨远帆抓到个现行，这给后来的审讯工作带来了多大帮助啊！”田蜜坚定地说，随即又给自己加了个转折，因为她看到陆向东板起了脸，“不过，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考虑得更周全，不会盲目冒险了。”

其实她心里头还有一个不后悔那样做的理由没有讲出来。

如果确定只是有惊无险的话，能被陆向东那么救一回，倒也蛮值得的。

“哦，对了，”为了不让陆向东继续说教自己，田蜜赶紧岔开话题，“刚才那个年拥军，你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

“可信度还是挺高的。”陆向东见田蜜谈起正事，也放下之前的话题，“虽然他患有的那种罕见的疾病让他的话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并不意味着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可能真的杀人了吗？”

“不，我没那么说。我只能说，在我的观察中，他是真的认为自己杀人了，至于他是否真的动手杀人，这就要靠你们的调查去印证了。”

年拥军的出现，还真是给重案组的几个人出了个大难题。

把他当作杀人后自首收押？不对，他身上的“血迹”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血迹、是否属于人类、他到底杀了什么，这些都是未知。

那么，不把他的自首当一回事吧，又难保他所说的不会是事实。如果他真的杀了人，加上还有那种会不期然忽然失去记

忆的怪病，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继续随意走动，似乎又有不妥。

在血迹的鉴定结果没有出来之前，如何处置年拥军，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起初墨宴提出来，既然如此，不如让年拥军跟着自己，住在他家中，这样既对他的行踪有了掌握，又不违反规定。

但他的提议很快就被田阳否定了，理由是年拥军的这种怪病到底是真是假还没有进一步证实，这种病在发病的时候会不会让人变得性情迥异，这也还是未知数，如果一时大意，把虎崽当成了大猫，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而且连年拥军自己也怯怯地说过一句，他过去的同学，凡是见识过他暂时性失忆的都说，他在失忆症发作的时候，性格比较暴躁、好斗，不好相处。

没办法，他们只好先把年拥军何去何从的事情放一放，开始着手确认他是否真的患有“暂时性完全遗忘综合征”。

调查还是比较顺利的，田蜜根据年拥军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过去负责他的福利院工作人员，那位年过半百的女工作人员对年拥军的名字还记忆犹新。

“我们是在8月1日接收的那个孩子，只知道家里头是姓年的，正好是建军节，所以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拥军。”工作人员姓周，周围的孩子和她打招呼的时候都叫她周妈妈，是个看起来就很有耐心的好脾气的女人，“那孩子从小就听话，从来不和别人打架，也不欺负比自己小的孩子。本来挺好的，结果到了十多岁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得了那个怪病，带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个原因来，医生说没有办法根治，只能让他接受和适应这种情况。”

周妈妈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孩子年纪不大，才十岁出头，遇到这种事肯定特别惶恐。起初他特别害怕发病，后来变

成了自卑，不愿和别的孩子打交道。我们没办法，给他找了个心理医生。每次他发病，或者情绪出现问题，我们就把心理医生叫来，一直到后来孩子大了，离开了我们这儿。不过我听说他和那个心理医生还保持着联系，病的事情我懂得也不多，不过我能用自己的人格保证，年拥军是个好孩子。具体的，你们可以去问问心理医生。”

“能把这位医生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吗？”田蜜问。

周妈妈答应着，把她带到办公室，在档案柜里找了半天，找到了年拥军的资料，递到田蜜手里头：“都在这儿呢，包括拥军之前的检查结果、医院的证明，还有胡医生的电话——哦，胡医生是我们福利院的爱心志愿者，经常来帮我们给孩子做心理辅导。你也知道，孤儿最容易产生自卑感，我们也怕他们将来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胡医生人很好，也很专业，或许能帮到你们。”

临走的时候，周妈妈把田蜜送出很远，频频嘱咐：“拜托你们一定调查清楚，年拥军是个好孩子。”

田蜜离开福利院，就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名片上那位叫作胡杨的心理医生。对方听说是警察办案，很配合地应允了田蜜的拜访请求。

胡杨的心理咨询所距离 C 市公安局并不远，田蜜顺路叫上陆向东一起——之前去福利院，为了不触发陆向东与孤儿几乎无异的不愉快的童年记忆，田蜜没有邀他同往，不过去见心理医生就不一样了。

心理学方面田蜜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陆向东虽然一直强调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巨大差异，但好歹也属于“远亲”学科，带上他终归没有错。

胡杨心理咨询所位于一座现代化的高档写字楼中，从大堂